

菩提道次第廣論-上士道 第四講

第二修菩提心次第者，從大覺嚙所傳來者現分二種：一、修七種因果教授，二、依寂天佛子著述所出而修。今初

在如何發菩提心的方法中，第二部分是修菩提心的次第。從阿底峽尊者傳來有兩種傳承：第一、是修阿底峽尊者所傳，七種因果的教授，第二、是依寂天菩薩著作中所說，自他交換的教授而說。

首先介紹修七種因果的教授。

七因果者，謂正等覺菩提心生，此心又從增上意樂，意樂從悲，大悲從慈，慈從報恩，報從念恩，憶念恩者從知母生，是為七種。

七因果者，謂正等覺菩提心生，此心又從增上意樂，意樂從悲，大悲從慈，慈從報恩，報從念恩，憶念恩者從知母生，是為七種。所謂的七種因果，是包含六因一果。想要證得大菩提心這個果，必須從增上意樂生，而增上意樂又必須從大悲生，大悲再從慈心生，慈心則由報恩生，報恩必從念恩來，念恩又從知母生。所以，從知母、念恩、報恩、慈心、悲心、增上意樂這六因，就能生出菩提心這個果來。

此中分二：一、於其漸次令發定解，二、如次正修。初中分二：一、開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，二、諸餘因果是此因果道理。

修七種因果的教授中，分兩個部分說明：一、對生起的次第，發起絕對的勝解，二、正修的次第。

第一個部分，又分為兩個重點：(一)、開示大乘道的根本，就是大悲，(二)、其餘的因果，也是以大悲為因果。

初中有三。初重要者，若由大悲發動心意，為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決定誓，若悲下劣不能如是。故荷盡度眾生重擔，賴此悲故，不荷此擔便不能入大乘數故。悲初重要，如無盡慧經云：「大德舍利弗，又諸菩薩大悲無盡，所以者何，是前導故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導，如是諸菩薩所有大悲，亦是成辦大乘前導。」伽耶經云：「曼殊室利，諸菩薩行，云何發起，何為依處。曼殊室利告曰：天子，諸菩薩行，大悲發起，有情為依。」若不修學至極廣大二種資糧，終不能滿如是誓願，觀見是已轉趣難行廣大資糧，故為轉入諸行所依。

初中有三。為什麼大悲就是大乘道的根本呢？因為它在初、中、後都

很重要。

初重要者，若由大悲發動心意，為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決定誓，若悲下劣不能如是。故荷盡度眾生重擔，賴此悲故，不荷此擔便不能入大乘數故。最初，由於不忍見眾生苦，才生起大悲心，誓願度盡一切有情出生死的牢獄，若悲心不足，是做不到的。所以，要能負荷度盡眾生的重擔，只有仰賴大悲心，如果不能負荷這個重擔，就沒有辦法入大乘。

悲初重要，如無盡慧經云：「大德舍利弗，又諸菩薩大悲無盡，所以者何，是前導故。大德舍利弗，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導，如是諸菩薩所有大悲，亦是成辦大乘前導。」因此，大悲心在最初是重要的，正如無盡慧經中所說：「大德舍利弗啊！諸菩薩必須有無盡的大悲心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是前導的緣故。大德舍利弗啊！就像息的出入，是人命根的前導，諸菩薩的所有大悲，也是承辦大乘的前導。」

伽耶經云：「曼殊室利，諸菩薩行，云何發起，何為依處。曼殊室利告曰：天子，諸菩薩行，大悲發起，有情為依。」伽耶經中天子問文殊菩薩：「菩薩們的行持，是如何發起的？又以什麼為所依處呢？」文殊菩薩回答說：「天子！菩薩們的行持，是依大悲心發起，而以有情為所依處。」

若不修學至極廣大二種資糧，終不能滿如是誓願，觀見是已轉趣難行廣大資糧，故為轉入諸行所依。但若不修學最廣大的福德、智慧兩種資糧，是不能圓滿菩薩誓願的。所以，在發起大悲誓願之後，就應趣入難行的菩薩行，以積集廣大的資糧。

中重要者。如是一次發如是心趣入正行，然因有情數量眾多行為惡暴，學處難行，多無邊際經劫無量，見已怯畏退墮小乘，非唯一次發起大悲，應恆修習漸令增長。於自苦樂全不顧慮，於利他事毫無厭捨，故易圓滿一切資糧。如修次初篇云：「如是菩薩大悲所動，全不自顧，極欲希求利益他故，而能趣入至極難行，長夜疲勞集聚資糧，如聖發生信力經說：『其大悲者，為欲成熟一切有情，全無苦生是所不受，全無樂生是所不捨。』若趣如是極大難行，不久即能圓滿資糧，決定當得一切智位，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大悲。」

中重要者。如是一次發如是心趣入正行，然因有情數量眾多行為惡暴，學處難行，多無邊際經劫無量，見已怯畏退墮小乘，非唯一次發起大悲，應恆修習漸令增長。於自苦樂全不顧慮，於利他事毫無厭捨，故易圓滿一切資糧。如果只是發一次要趣入菩薩行的心是不夠的，因為看到有情的數量這麼多、行為這麼暴惡、菩薩學處這麼難行、又多無邊際、要經無量劫，因此心生怯弱、畏懼而退墮小乘。所以，大悲心在修菩薩行的中間過程也是重要的，應當恆常修習，使它漸漸增長。一定要做到完全不顧慮自己的苦樂，毫不厭倦、棄捨利他的事業，才容易圓滿一切的菩提資糧。

如修次初篇云：「如是菩薩大悲所動，全不自顧，極欲希求利益他故，而能趣入至極難行，長夜疲勞集聚資糧，如聖發生信力經說：『其大悲者，為欲成熟一切有情，全無苦生是所不受，全無樂生是所不捨。』若趣如是極大難行，不久即能圓滿資糧，決定當得一切智位，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大悲。」正如修次初篇中所說：「菩薩為大悲心所驅使，完全不顧慮自己的苦樂，只希望利益他人，因此才能趣入最難行的菩薩行，長夜疲勞地聚集資糧。」也如聖發生信力經中所說：『所謂大悲心，就是誓願要成熟一切的有情。因此，沒有什麼苦是菩薩不能受的，也沒有什麼樂是菩薩不能捨的。』若是能夠趣入這廣大難行的菩薩行，不久就能圓滿資糧，獲得佛位。由此可知，一切大乘佛法的根本，就是大悲。」

後重要者。諸佛獲得果位之時，不如小乘而住寂滅，盡虛空住義利眾生，亦是由於大悲威力，此若無者同聲聞故。如修次第中篇云：「由大悲心所攝持故，諸佛世尊雖得圓滿一切自利，盡有情界究竟邊際而善安住。」又云：「佛薄伽梵無住大涅槃，因即大悲。」譬如稼禾初以種子，中以雨澤，後以成熟而為最要。佛之稼禾，初中後三，悲為最要。吉祥月稱云：「以許悲為佛勝苗，初如種子增如水，長時受用如成熟，是故我先讚大悲。」由見此義，正攝法經云：「世尊，菩薩不須學習多法。世尊，菩薩若能善受善達一法，一切佛法皆在其手。一法云何，所謂大悲。世尊，由大悲故，一切佛法皆能自來菩薩手中。世尊，譬如轉輪聖王輪寶所至，一切軍眾皆至其處。世尊，如是菩薩大悲所至，一切佛法咸至其所。世尊，譬如命根若在，餘根亦在。世尊，如是大悲若在，菩提餘法亦當生起。」若於如是勝道扼要，無邊教理之所成立，獲得定解，於菩薩心根本大悲所有法類，何故不執為勝教授。故如響那窮敦巴說：「於覺嚙所雖請教授，終唯教云，捨世間心，修菩提心。」善知識敦巴譏笑告曰：「此是掘出覺嚙所有教授中心。」知法扼要，獲決定解，唯此最難。故應數數集聚淨治，閱華嚴等諸大經論，求堅定解。如吉祥敬母云：「尊心寶即是，正等菩提種，唯尊知堅實，餘凡莫能曉。」

後重要者。諸佛獲得果位之時，不如小乘而住寂滅，盡虛空住義利眾生，亦是由於大悲威力，此若無者同聲聞故。大悲心不止是在最初、中間重要，最後也同樣重要。因為諸佛在獲得果位的時候，不會和小乘一樣住於寂滅，而是發願盡虛空界利益眾生（虛空界無盡，菩薩度眾也無盡），這就是大悲的威力，如果沒有大悲，就和聲聞小乘沒什麼差別了。

如修次第中篇云：「由大悲心所攝持故，諸佛世尊雖得圓滿一切自利，盡有情界究竟邊際而善安住。」又云：「佛薄伽梵無住大涅槃，因即大悲。」正如修次第中篇中所說：「由於大悲心的攝持，諸佛才會在圓滿一切自利之後，盡未來際利樂有情。」又說：「佛不住大涅槃，就是因為大悲的緣故。」

譬如稼禾初以種子，中以雨澤，後以成熟而為最要。佛之稼禾，初中後三，悲為最要。譬如種植五穀，以最初的種子、中間雨水的潤澤、和最後的成熟為最重要。佛果的栽種，最初、中間、最後，都是以大悲為最重要。

吉祥月稱云：「以許悲為佛勝苗，初如種子增如水，長時受用如成熟，是故我先讚大悲。」正如月稱論師所說：「悲心是栽種佛果最殊勝的禾苗，最初的悲心如五穀的種子，中間的悲心像雨水的潤澤，最後的悲心——長時自受用（自利）、他受用（利他），似五穀的成熟。因此，我先讚歎大悲心。」

由見此義，正攝法經云：「世尊，菩薩不須學習多法。世尊，菩薩若能善受善達一法，一切佛法皆在其手。一法云何，所謂大悲。世尊，由大悲故，一切佛法皆能自來菩薩手中。世尊，譬如轉輪聖王輪寶所至，一切軍眾皆至其處。世尊，如是菩薩大悲所至，一切佛法咸至其所。世尊，譬如命根若在，餘根亦在。世尊，如是大悲若在，菩提餘法亦當生起。」若要進一步明白它的道理，正攝法經中有更詳細的說明：「世尊！菩薩不需要學習太多的法。世尊！菩薩如果能善於受持一法、善於通達一法，一切的佛法就都在手中了。這一法是什麼呢？就是大悲。世尊！由於大悲的緣故，一切的佛法，都能自然地來到菩薩的手中。世尊，就像轉輪勝王的輪寶到那裡，一切的軍隊就到那裡。世尊！同樣的，菩薩的大悲到那裡，一切的佛法也都到那裡了。世尊！又好比命根如果還在，其他的六根也都跟著在。世尊！同樣的，如果大悲還在，其他的菩提法也都會跟著生起。」

若於如是勝道扼要，無邊教理之所成立，獲得定解，於菩薩心根本大悲所有法類，何故不執為勝教授。如果對於這個道理，能夠獲得決定的勝解，那麼，有關菩薩根本大悲的所有法教，又怎麼會不視為最殊勝的教授呢？

故如響那窮敦巴說：「於覺嚙所雖請教授，終唯教云，捨世間心，修菩提心。」善知識敦巴譏笑告曰：「此是掘出覺嚙所有教授中心。」知法扼要，獲決定解，唯此最難。博學多聞、精通五明的響那窮敦巴就說：「我請教阿底峽尊者，什麼是佛法的精要？他總是告訴我：捨離世間心（修出離心），修習菩提心。」善知識敦巴笑著說：「你已經挖掘出阿底峽所有教授中心的寶藏了。」要知道，想了解佛法的精要、並獲得決定的勝解，是多麼困難的事。（因為我們都會以為修氣、脈、明點、見自性的光明、或求高深的見解等，才是修行的重點，而忽略了菩提心和悲心的重要性。）

故應數數集聚淨治，閱華嚴等諸大經論，求堅定解。如吉祥敬母云：「尊心寶即是，正等菩提種，唯尊知堅實，餘凡莫能曉。」如果暫時還無法生起菩提心，就應當經常積聚資糧、淨除業障，並且多多讀誦華嚴等諸大經論，以求堅定的勝解。正如馬鳴菩薩所說：「世尊的中心教授，就是菩提心，但只有佛明白它的精要，其餘的凡夫是無法知曉的。」

第二諸餘因果是此因果之理。初從知母乃至於慈，為因之理者。總欲離苦，數數思惟其有情苦即能生起，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堅固者，則彼有情先須悅意愛惜之相。如親有苦不能安忍，怨敵有苦心生歡喜，親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捨置。其中初者，因有可愛，此復隨其幾許親愛，便生爾許不忍其苦，中下品愛下品不忍，若極親愛，雖於微苦亦能生起廣大不忍。見敵有苦，非但不生欲拔之心，反願更大願不離苦，是不悅意相之所致。此亦由其不悅大小，於苦歡喜而成大小。親怨中庸所有痛苦，既無不忍亦無歡喜，是由俱無悅非悅意相之所致。如是應知，修諸有情為親屬者，是為令起悅意之相。親之究竟是為慈母，故修知母，憶念母恩，及報恩三，是為引發悅意可愛。愛執有情猶如一子，此悅意慈是前三果。由此即能引發悲心。欲與樂慈及拔苦悲，因果無定。故知母等三種所緣，即是與樂慈及拔苦悲二者根本，故於此中當勤修學。又發心因，修諸有情皆為親者，是月稱論師及大德月、蓮花戒論師等之所宣說。

第二諸餘因果是此因果之理。對生起菩提心的次第，發起決定的勝解，第二部分是解釋其餘的因果，也是以大悲為因果的道理。

初從知母乃至於慈，為因之理者。首先說明，從知母、念恩、報恩到慈心，是生起大悲的因。

總欲離苦，數數思惟其有情苦即能生起，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堅固者，則彼有情先須悅意愛惜之相。希望一切有情都能離苦的心，雖然藉由經常思惟有情的苦就能生起，然而要讓這個心猛利而且堅固，就沒有這麼容易了，因此必須對有情先有悅意、愛惜之情。

如親有苦不能安忍，怨敵有苦心生歡喜，親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捨置。什麼是悅意、愛惜之情呢？就好比當自己親人有苦的時候，心中便覺得不忍；怨敵有苦的時候，心中就覺得歡喜；不屬於親怨的中庸有苦的時候，就置之不理。

其中初者，因有可愛，此復隨其幾許親愛，便生爾許不忍其苦，中下品愛下品不忍，若極親愛，雖於微苦亦能生起廣大不忍。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？就是因為我們對親人有悅意、愛惜之情，而且還會隨著它的多寡，生起不同程度的不忍之心。如果是中、下等的親愛之情，就生起小不忍，若是最親愛的人受苦，即使是很微小的苦，也會生起大不忍。

見敵有苦，非但不生欲拔之心，反願更大願不離苦，是不悅意相之所致。此亦由其不悅大小，於苦歡喜而成大小。可是見到自己的怨敵有苦，心情就不同了。不但不會生起想要幫他拔苦的心，反而希望他不要離苦，這都是沒有悅意、愛惜之情的緣故。也是隨著不悅的程度，而有歡喜大小的差別，看到中、下等怨仇的人受苦，就生起小歡喜，見到最怨恨的人受苦，就生起大歡喜。

親怨中庸所有痛苦，既無不忍亦無歡喜，是由俱無悅非悅意相之所致。對於不是親怨的中庸對象，既沒有不忍、也沒有歡喜之心，就是因為都沒有悅意、不悅意之情的差別。

如是應知，修諸有情為親屬者，是為令起悅意之相。親之究竟是為慈母，故修知母，憶念母恩，及報恩三，是為引發悅意可愛。由此可知，我們為什麼要修「視一切有情為自己的親屬」，就是要讓自己生起悅意、愛惜之情，而親屬中最親愛的就是慈母。由修知母、憶念母恩、及報答母恩這三項，引發悅意、愛惜之情。

愛執有情由如一子，此悅意慈是前三果。由此即能引發悲心。有了這個悅意、愛惜之情，就能發起希望給予一切有情快樂的慈心。所以這個慈心，可說是前面知母、念恩、報恩這三者的果。有了慈心之後，也能引發希望能拔苦的大悲心。

欲與樂慈及拔苦悲，因果無定。故知母等三種所緣，即是與樂慈及拔苦悲二者根本，故於此中當勤修學。由於與樂的慈心和拔苦的悲心互為因果，因此知母、念恩、報恩這三者，就成了慈與悲的根本，對於這些內容，應當精勤地修學，才能順利地生起慈悲心。

又發心因，修諸有情皆為親者，是月稱論師及大德月、蓮花戒論師等之所宣說。關於「想發起慈悲心，就要視一切有情為自己最親愛的母親」的教授，是月稱論師的四百頌釋、大德月論師的弟子書、以及蓮花戒論師的修次中篇中所宣說的。

增上意樂即以發心為果之理者。由其如是漸修其心，悲心若起，便能引發為利有情，希得成佛，即此便足，何故於此添增上心。欲令有情得樂離苦，慈悲無量聲聞獨覺亦皆有之，若自荷負一切有情與樂拔苦，則除大乘決定非有，故須發此心力強勝增上意樂。是故僅念一切有情，云何得樂云何離苦，非為滿足，須自至誠，荷此重擔，故當分辨此等差別。海慧問經云：「海慧，如有商主或有長者，唯有一子，可悅可愛可惜可意，見無違逆，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娛，墮不淨坑。次其童子若母若親，見彼童子墮不淨坑，見已雖發號哭憂嘆，然終不能入不淨坑拔出其子。次童子父來至其所，彼見一子墮不淨坑，見已急急舉止慌措，欲出其子心甚愛顧，全無嘔吐，跳不淨坑取出其子。」此說三界為不淨坑，獨愛一子謂諸有情，若母若親者謂聲聞獨覺，見諸有情墮生死中，憂感嘆嗟然不能出，商主長者謂諸菩薩，法譬合說。又說獨一愛子落不淨坑，如母之悲，聲聞獨覺亦皆共有，故依悲愍，當發荷負度眾生擔增上意樂。如是若發度有情心，然我現時不能圓滿利一有情。又非止此，即使證得二羅漢位亦僅利益少數有情，利亦唯能引發解脫，不能立於一切種智。故當思惟無邊有情，誰能圓滿此諸有情現前究竟一切利義，則知唯佛方有此能，故能引發為利有情，欲得成佛。

增上意樂即以發心為果之理者。其次要說明的是，增上意樂和發菩提心，是大悲心的果。

由其如是漸修其心，悲心若起，便能引發為利有情，希得成佛，即此便足，何故於此添增上心。如果依前面所說，知母、念恩、報恩、慈心來修的話，就能生起大悲心，只要大悲心生起，便能引發為利有情願成佛的菩提心，這樣應該就足夠了，為什麼中間還要再加一個增上意樂呢？

欲令有情得樂離苦，慈悲無量聲聞獨覺亦皆有之，若自荷負一切有情與樂拔苦，則除大乘決定非有，故須發此心力強勝增上意樂。如果只是希望一切有情，能夠得樂（慈無量心）、離苦（悲無量心），聲聞、獨覺也有；但若是說到願意荷負一切有情與樂、拔苦的重擔，就只有大乘才有，因此必須先發起強勝的增上意樂，才可能生起菩提心。

是故僅念一切有情，云何得樂云何離苦，非為滿足，須自至誠，荷此重擔，故當分辨此等差別。所以，只是心中想念，如何讓一切有情離苦得樂是不夠的，必須至誠地發願荷負這個重擔才可以，這兩者的差別，我們應當詳細地分辨清楚。

海慧問經云：「海慧，如有商主或有長者，唯一子，可悅可愛可惜可意，見無違逆，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娛，墮不淨坑。次其童子若母若親，見彼童子墮不淨坑，見已雖發號哭憂嘆，然終不能入不淨坑拔出其子。次童子父來至其所，彼見一子墮不淨坑，見已急急舉止慌措，欲出其子心甚愛顧，全無嘔吐，跳不淨坑取出其子。」正如海慧問經中所說：「海慧！譬如有一位商主或長者，只有一個獨子，對他的悅意、愛惜之情，可說是無以復加，從來不曾違逆過他的意思。然而這位獨子，因為年幼貪玩，竟然不小心跌到糞坑裡去，他的母親、親戚們只能在一旁，驚慌地發出號哭、憂愁、悲嘆，就是沒有一個人跳進糞坑裡去救出這位獨子。等到父親回來，見到唯一的愛子掉進糞坑，焦急地手足無措，一心愛憐地只想趕快將他救出，最後商主完全不顧臭穢、令人作嘔的糞坑，跳進去救出愛子。」

此說三界為不淨坑，獨愛一子謂諸有情，若母若親者謂聲聞獨覺，見諸有情墮生死中，憂感嘆嗟然不能出，商主長者謂諸菩薩，法譬合說。經中的故事是比喻：三界如糞坑，獨子是一切有情，母親和親戚好比聲聞、獨覺，雖然見到一切有情墮在生死的苦海中，卻只能在一旁憂愁感嘆，並不能將他們救出；商主或長者有如菩薩，願荷負起拔苦的重擔，因此不顧一切地跳入三界，救出有情。

又說獨一愛子落不淨坑，如母之悲，聲聞獨覺亦皆共有，故依悲愍，當發荷負度眾生擔增上意樂。如是若發度有情心，然我現時不能圓滿利一有情。又非止此，即使證得二羅漢位亦僅利益少數有情，利亦唯能引發解脫，不能立於一切種智。故當思惟無邊有情，誰能圓滿此諸有情現前究竟一切利義，則知唯佛方有此能，故能引發為利有情，欲得成佛。若是說看

到獨子落入糞坑，母親所生起的悲心，聲聞、獨覺也都有，但這是不夠的；應該依這個悲愍心，再發起誓願荷負眾生重擔的增上意樂，這才足夠。如果已經願意發起度有情的心，但是看看自己目前的能力，是連一位有情都度不了，這又該如何呢？就算已經證得聲聞、獨覺的果位，也只能幫助少數有情達到解脫，卻不能成佛，這也不能算是真實的利益眾生。那麼，在一切的法界當中，有誰能圓滿無邊有情，眼前和究竟的一切利益呢？詳細思惟的結果，只有佛才有這個能力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發起「為利眾生願成佛」的菩提心。

以上就是對於發起菩提心的次第，發起決定勝解的內容。